

夏,大的意思。立夏,已经长大或者正在长大。上海有个很厉害的大学叫华东师范大学,华师大的前身叫大夏大学,翻译成现代汉语,就叫“大大大学”。厉害不?再往前追溯,“夏”是象形字,由三部分组成:从页(xié),头;从臼(jù),双手;从夂(suì),两足。本义是一个人,一个正在长大的年轻人,就叫他“美少年”吧。这是一个充满朝气、充满希望、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名词。“华夏”,花一样的美少年,中华民族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。厉害不?

天人合一。如果把老天爷的一年比作人的一辈子,那么“春”就是蓓蕾般的童年,“夏”就是正在长大的少年。正如进入少年,童年一去不复返一样,从立夏—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开始,春天就告别了我们,全然不顾我们有多么地留恋和不舍。王国维伤感地说,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,人的衰老和花的凋谢都是最无法挽留的。可是我们千万不要真的伤



有一年在武夷山,正逢采茶季,跟着当地朋友在岩茶村串门,从这家喝到那家。晚饭本来吃得饱,耐不住茶的化解,临近半夜,一群人喊饿,出门溜达到路边的宵夜摊。老板说,馄饨没了,只有拌面。做生意的人和客人都随意,老板煮好了面,朋友动手加调料,很快端上桌。那猪油拌面的滋味,套用鲁迅先生《社戏》里的形容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面。

我当然知道,正是空腹让拌面吃起来格外美味。不过,拌面在不同时间、地点又吃了好几回,发现武夷山的拌面确实好。拌面在市区四五元一份,在景区也只要七八元。调料简单,猪油、酱油和咸菜末。市区的店里摆着多种凉拌小菜,免费,客人自取。面的质感比江浙的切面韧,又比北方手擀面柔,恰到好处。

因为我们常夸拌面,朋友从武夷山过来,特意带了鲜面条、猪油和自家炒的加了肉末的咸菜,一做,果然比店里的还好。这份情意让人感动,但不能每每倚仗朋友。我后来学会网购猪油,也找到了合宜的面条,和武夷山原版虽有些出入,也算是快手又美味的午餐。

想起来,小时候也吃过和猪油有关的食物。上小学那会儿,班里有不少钥匙儿童。同学的父母多是脱离农村的新一代职工,祖父母留在乡下,这就迫使小学生们自己上学放学,自己解决晚饭。我放学后去同学Z家玩,看着一年级的她和三年级的姐姐生炉子,感到钦佩。火还没旺,我饿了。姐姐从碗橱里拿出冷饭,倒一点暖瓶里的开水,舀一勺猪油,又加几滴酱油,给我一把调羹。饥饿时的猪油拌饭,香味直击舌头,在记忆深处留下温厚的一笔。

等到上初中,新班级有个名叫琼的女生和我同路,由此相熟。琼的家在镇北的村里。周末我去找她玩,进村出村,各家各户一阵阵狗叫,我加快步子,又不敢太快,怕露了怯,让哪只狗突然狂躁地冲出来咬我一口。小学时到另一个同学S家吃晚饭,她父母热情,杀鸡款待。我觉得S家的黄焖鸡真好吃,第二天再去,又一只鸡被宰了。第三天上学前,妈妈叮嘱,你可不能再去S家了,否则她家的下蛋鸡要全军覆没。上了中学,我稍懂事,知道不在琼家里吃饭,免得他们为难。我不了解她家饭菜的内容,只和她一起在镇上摆过菜摊。两人一人一只小板凳,各捧一本武侠小说,仿佛堆在地上的菜和自己关系不大。我只觉得好玩,后来回想,十来岁的她其实是窘迫的,需要书本遮挡。

琼给我带过吃的。一起去学校晚自习的路上,她从包里拿出用芭蕉叶裹着的什么,打开来,光滑的绿叶托着一小块白色肌理的瘦肉,很嫩。我以为是鸡肉,吃后才知道是蛇肉。她妈妈在田里打死的蛇。离开云南,我和琼保持了几年通信。她没考上大学,在大理一间卖旅游品的商店打工。忘了从什么时候起,不再来信。多年后和中学同班聚会,无人知道她的下落。



立夏,最美人间四月天

韩可胜

感,因为最美人间四月天!这个四月,指的不是阳历四月,而是农历四月,立夏后的初夏。

初夏是春天到夏天的过渡。与姹紫嫣红的春天相比,夏天的颜色纯粹多了,虽然还有鲜花在盛开,但是绿色成了夏天的主基调。与盛夏相比,颜色还稍微清淡,不像盛夏那样一片浓绿。特别是雨后,空气更加清新,远山也更加明净,这时候花不多,葵花成了最显眼的主角。这便是司马光《居洛初夏》所描写的场面:“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。”

旧时立夏有一些习俗,很有意思。比如说斗蛋,就是把煮熟的鸡蛋,尖头碰尖头,碰破的认输。我看到过,但没有斗过。小时候,姐姐养了几只鸡,但鸡蛋不可能给我做游戏,那是要去换油盐的,油是煤油,点灯读书的那种油,不

是吃的油。吃的猪油和菜油,都靠自己生产。穷得叮当响的人家,或者虽然不是最穷但是猪油和菜油都用光的时候,炒菜没有油,有个专门的词叫“寡锅”,那种菜是难以下咽的,现在人要减肥是另外一回事。春分竖蛋,立夏斗蛋,我这样的穷光蛋是没有“蛋”可以竖或者斗的。

立夏更常见的一个习俗就是“称夏”。吃过早饭,餐厅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,一个壮汉拎起一杆秤,小孩子又兴奋又忐忑,轮流站到箩筐里,称重量。调皮的孩子一屁股坐在箩筐里,总会招一顿训斥,因为那用竹篾编织的箩筐是重要的生产工具,不怎么会得起折腾的。秤砣只能从小的数字慢慢移到大的数字,表示越长越重,这意味着健康。绝对不能从大的数字往小的数字移动,只有生病才能减分量,那不吉利。秤杆子还高高上翘的时候,要

现如今生活水平高,喜欢收藏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人喜欢收集瓷器古玩,有人愿意积攒些邮票、火花,而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红色文献的收藏上。说起收藏红色文献,纯属偶然。1983年7月的一天,我冒暑出门,走进老城厢一条老弄堂,迎面飘来一张纸,我一看是“五卅”大罢工时

我的红色文献收藏

冯建忠

从此,业余时间我在上海的旧书摊、古玩市场以及旧书网站,寻寻觅觅,乐此不疲。我发现,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收藏红色文献的条件:首先,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,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,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足迹和许多革命遗址,中共一大、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召开,上海是全国的“红色之源”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党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、重要活动都在这里发生。同时,上海也是全国的出版重地,应该有很多相关书刊,故我把藏品的年限定于新中国成立前。虽然为了收藏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但现在想想,绝大多数藏品是在上海寻觅到的。30多年来,我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,不舍得买一件贵衣服,但是在买藏品上,只要看准了其

赶紧停下来,报出数字。小孩子在箩筐里就急吼吼地问爸妈,去年多少斤,然后算出自己长了多少。秋收冬藏,人和动物一样,长膘都在冬春。那时,只恨自己不胖,就跟现在只恨自己不瘦一样。正如那时吃肥肉如逢爹娘,现在吃肥肉如丧考妣。

已然不称夏了,可是我对立夏还是很敏感的,就是眼皮开始抬不起来。孟浩然说“春眠不觉晓”,但我的感受是夏天更适合睡觉,这有点有宋人遗风。唐人夏天喜欢往山里跑,宋人就直接睡觉,还特别炫耀自己睡觉,杨万里说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”,苏舜钦说“树阴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”,写的都是初夏,真是让我羡慕,恨不得睡梦中流出哈喇子。

吃喝拉撒睡,睡觉花了人生最多的时间。好(hào)睡觉是一种态度,睡好觉是一种艺术,睡觉好是一种享受。总之,这个夏天我最希望做的事情,就是多睡觉。据说,能美美地多睡觉,会让人更加美的。

史料价值,就会不惜一掷千金,毫不犹豫买下来收藏和研究,现在算来已藏有红色文献达8000多件。比较珍贵稀见的,如1907年第一次登载马克思肖像的《近世界六十名人》,1915年陈独秀创办、主编的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、马克思主义启蒙的《新青年》创刊号,1921年

陈望道主编的高举妇女独立旗帜的《妇女评论》报,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三大副

刊《觉悟》《学灯》《晨报副镌》,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、1923年由瞿秋白主编的《前锋》创刊号,1923年19岁的邓颖超创办的《女星》杂志,1925年毛泽东主编的《政治周报》创刊号,1927年上海劳动大学登载李大钊文章的国文讲义,1935年邹韬奋主编的《大众生活》创刊号,1937年首发毛泽东自传的全套《文摘》杂志,1940年刘少奇著的《共产党员的修养》初版,1941年周恩来为“皖南事变”题词的《新华日报》,1946年中共七大袖珍本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,1948年陈云著的《红军长征见闻录》、1949年上海解放时陈毅颁发给解放军官兵的袖珍文件及《解放日报》《人民警察》创刊号等。我珍藏的这些红色文献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为了

将其他同事的午餐准点送达。对于这一“巧合”,我起初没想太多,只道是大家工作交接得好,这样中午轮班吃饭倒也方便。直到某日,我才发现这背后其实另有“玄机”。

那天中午,同事们的外卖没到,我便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去吃饭。当我走出现金柜时,保安师傅叫住我,说现金柜的小徐同学点的外卖早就到了,让我催她赶紧吃

饭去。此时,后知后觉的我才猛然醒悟:原来很多时候,不是同事们的外卖没到,而是即使到了他们也会心照不宣地声称没到,以便我能够心安理得地第一个去吃饭。

从我术后回行工作至今,现金柜只要我没吃饭,一定不会有其他同事先



杨八姐乔装探军情
焦光普拦马返故国

挡马 (设色纸本) 朱 刚

红辣椒炒香肠,越辣越吃,那是在长沙的日子。早餐的馒头、辣萝卜和笋肉大包子,跟同学聊起来,电话那端她忍不住感慨:那肉包子真好吃!还有炸油饼!吃了一个还想吃一个!

我们笑。想起两人午餐时分,端了饭碗从一个饭堂走到另一个饭堂。长身体的年龄,吃吃吃不饱似的;又怕人笑,只好这个饭堂吃过了,换个饭堂,见了人还要加一句:我们也是来吃饭呢!年轻而妄为的岁月,像雨后山间恣意的竹笋,只是抽节,生长。

湘江大桥边的油炸臭豆腐气息熏天,我们学着地道,大勺大勺地舀红红的辣椒酱。最爱是橘子下来的季节,拿了粮票去宿舍楼底小贩那儿换橘子。扒开还是青绿的橘皮,里边却是汁泽饱满的橘子瓣。同室的芬最爱换米酒,端回来,站在书桌旁,边吃边扭——怕胖,美其名曰口福健美两相宜。

夏日的晚上,自习回来,窗外的小贩推着夜宵小车,“卖馄饨”的吆喝声和着袅袅香气一起往上升。同学于是从窗口往下吊篮子买馄饨。想起小说中提起的相似情形,看来这也许是悠悠岁月里市民生活色彩之一。

排骨苦瓜、炒油菜,外加鱼头汤的日子,那是在广州生活的时光。下课回来的路上,喜欢在路边小贩摊上挑把薺菜,称斤猪肉,做一锅榨菜瘦肉汤,清爽又简单。同学霞喜欢煲鱼头汤,疑问为什么总是煲不出别人那样乳白浓稠的汤。原来鱼头下锅要放姜丝先煎一下。

那是个人人学煲汤的日子,用电炉在宿舍里大显身手:鱼头豆腐汤、西洋菜排骨汤、猪骨冬瓜汤、牛尾苦瓜汤、丝瓜瘦肉汤、粉肠酸菜汤,林林总总如窗外永远普照的阳光。

夏天的午后雨来得也快,天边飘着太阳雨,停下车在小摊前避雨。雨丝在阳光下闪亮,太阳在云层里顽皮地嬉笑。小贩悠闲,摊上的青菜油绿,如我年轻飞扬的心。

谋求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。这些红色文献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发行的,当年的印刷数量本来就不多,经历了持续战火的洗礼,留存下来的凤毛麟角,因而都弥足珍贵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我希望能开一个红色文献收藏馆或去社区举办巡回展等,“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,讲好红色故事,搞好红色教育,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”。

吃。待我吃完饭交接工作,可能饭菜早已凉透,他们却从不抱怨,还乐呵呵地对我说:“不急不急,外卖刚到”……想到这里,我胸前一热,愧疚和感动一起涌上心头。

自打术后,出于对自己负责、对身边人负责的态度,我已戒了酒。好酒曾陪伴我度过无数难眠的深夜,一度成为一种精神寄托;而现如今,能抚慰我心灵的却不再是它,而是我大宁运营团队带来的无声温暖与备至关怀。

感恩有你,大宁运营。那是能够医好一切抑郁心绪的良药,更是让我重振精神的幸福源泉。

十日谈

有招更有为

责编:刘 芳

明天起,请
看一组“乐满上海之春”。

如青春一般缤纷的美味

凌珊